

锣圩乡愁一碗粉

□ 苏长仙(壮族)

习近平总书记说,一个地方的幸福很重要,要记得住乡愁,比如小时候爱吃的东西。

我从小到大,对家乡念念不忘的,就是那一碗粉。

前不久,我写了一篇乡土风情小品,说到从前锣圩八九一条街。之后,有位姓唐的读者在微信作家群里发来一张“锣圩乡愁一碗粉”的照片,又勾起我的一段思乡之情。

锣圩是南宁市武鸣区西部重镇,有着悠久的历史。查明代《殿粤要纂》地图,那时就已有锣圩、鹰圩、鹰山等地名,但尚未得到开发,各方面都还很原始落后,“田为下下,百物罕生,一日之间,寒燠互换,迅风疾雷,暴雨恒什,江流浅窄,商贾亦希”。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,锣圩的传统美食——生榨米粉,已经四处闻名。明代著名山歌集《嘹歌》中,就有“邕州老友面,宾阳糖醋粉;酸菜扬美好,锣圩米粉高”的记载,可见锣圩米粉至少也有五百年的历史。

锣圩生榨米粉,发展至今,已成为这方圆几百里村屯的一记乡愁,从这里外出漂泊的游子,不论到美国、加拿大、巴西,还是到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比利时,对家乡念念不忘的,首先就是这碗米粉。在国内,不

论你到哪里工作,回家省亲,一下车第一件事,就要进米粉店,就像白岩松回内蒙古老家,一下车就进面馆一样。有一位台湾老兵,九十多岁,下决心要回锣圩老家,吃一碗米粉才死。现在,锣圩米粉不但是—记乡愁,对外也是一张响亮的名片,在发展城乡经济中,成了美食行业中的重要品牌。

其实,锣圩生榨米粉能成为乡愁、名片、品牌,最重要的原因是在米粉的制作和配制佐料上下的功夫,使人吃起来,酸甜可口,苦辣适度,香气扑鼻,柔嫩爽神。这酸甜苦辣,就像是人生道路上的种种滋味。每天早上,吃上这样一碗米粉,让人心旷神怡,精力倍增。

先说米线粉条的制作,这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。首先将选好的大米

用水淘洗干净,然后找来一个细篾编制的竹筐,用事先准备好的黄皮果树叶垫在下面,再把米倒入,盖上一层黄皮果树叶,然后用棉被盖好,让它发酵。待到两三天后,闻到香甜而略带点酸味时,用水磨将发酵后的米磨成米浆,然后将米浆倒入大布袋里,挂起来滤干水分,然后把干湿适度的米粉做成一个个像饭碗大的饼子,放进煮开的沸水大锅中煮至八九成熟,然后取出来,放到石臼中捣碎制成泥状的粉团,再将粉团放进需手工挤压的榨器中,把粉条压榨出落入烧开的沸水大锅中,待粉条浮出水面时,说明粉条已煮熟,然后捞出粉条盛到碗里,加入汤水、配料香油,就可以食用了。粉条本身带有酸甜清香味,这是发酵和用黄皮果树叶垫底

的效果,师傅的功力本事就在这里,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。

生榨米粉有两种食法。一种是汤食,新鲜滚热酸甜苦辣香软可口,食得一身发热,满头大汗,是感冒见愁的日常美食。另一种食法是干捞,别有一番风味,它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舌尖上的味蕾刺激需求,朋友聚会,食上这样一盘酸甜苦辣香软可口的生鱼片干捞生榨米粉,让你回去三年嘴还香。所有的乡愁,自此而生,一生一世,不可忘怀。

所谓“锣圩米粉滚三滚,巫婆神仙都坐不稳”,这其中是有一些“秘密武器”的,今天就在这里当众揭秘,供大家分享。在众多的五香、八香、十三香中,锣圩米粉下的配料中有“三香”是与众不同的。第一香是黑豆汁香膏,锣圩盛产黑豆,用黑豆制成豆

鼓时,前面滴出来的头油,拿到阳台去晒太阳、晒月光,晒到滴水成珠后,取出享用,这是锣圩特制的酱油,比市面上任何酱油都香。第二香是黑芝麻香油,这也是锣圩的特产,只要在米粉上点几滴,整碗粉全部生香。第三香就是黑胡椒粉,顶刺激味觉。如果你能食辣椒,再放点锣圩特制的辣椒酱,保证你当场开口,开心,开肺,开胃,让你大哈一声,七窍都冒烟。

现在城乡经济发展飞速,武鸣区已成为南宁市的后花园,而锣圩镇就成了东盟开发区的“食堂”,从开发区到锣圩只需十几分钟的路程,有地铁,有高速公路,有城市公交专线,交通十分便捷。我常在周末的早上,坐车回锣圩,吃一碗生榨米粉,然后进农贸市场买菜,再带几袋鲜粉回来,中午一家人坐下来享用酸甜干捞生榨米粉,大家都吃得美滋滋,乐不可支。

现在,在改革开放东风的吹拂下,锣圩饮食服务行业发展得很快。过去是三天一圩,现在天天成街了。出现了繁荣兴旺的美食一条街,除米粉外,各种传统美食纷纷上街亮相,大糯米粽、油炸肉粽、糯米鸡、芝麻饼、糍粑、汤圆……应有尽有。

浩瀚苗岭任驰骋

□ 韦晓明(苗族)

一天上午,年轻的萨尔瓦多·达利敲开了毕加索画室的门:“先生,我今早刚抵达巴黎,我没有去罗浮宫,而是先来请您!”毕加索朗声回应:“你做得对!”这就是艺术家的自信和笃定。

我认为,凡是艺术家,必须具备这种自信和笃定。与马践相识相交几十年,我在他身上,就看到了这种自信和笃定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,马践从广西艺术学院毕业,算是承有师传、学有范式的科班出身。

凡艺术,从来就不是唾手可得的。毕业后,马践一头扎进了大苗山,他认为,只有大苗山才是他艺术生命的不竭源泉。在县里文化部门工作时,他专心致志地搞他的艺术创作,极少旁顾其他。那些年下乡搞社教,别人都是能推就推,马践却主动报名下去,在当时条件最艰苦的安太乡元宝村,他一蹲就是两年半。生活条件虽然艰苦,他却甘之如饴地坚持着,从来没有怨言,也从来没打退堂鼓。在元宝村,他一走走村串寨做农村工作,一边顺带着采风、搞素描、画速写,为艺术创作积累大量素材。

很长一段时间以来,马践致力追寻中国画传统而乐不思蜀,他坚信自己一定会成功。关于中国画传统,陆俨少先生曾形象地概括为:老实画和聪明画。所谓“老实画”,即归属于唐宋画家画的传统,注重“画之本法”,必须投入苦役般的劳作,“积万劫方成菩萨”;所谓“聪明画”,即是明清文人画的传统,包括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正统派,和以石涛为代表的写意派,需要注重“画外功夫”,借此游弋于翰墨,便能事半功倍地“一起直入如来地”。马践是聪明的,也是善于变化的,他在“老实画”和“聪明画”这两条大河中涵泳,左冲右突,寻觅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。最终,他成功了,他的一些重要作品相继被多家重要机构收藏,中央电视台频频采访他,制作了几部专题片,这些专题片播出后,在海内外引起轰动。

这是艺术家的自信。

马践的自信还来自于他的家传,马践的祖母擅长苗族蜡染,她画在苗布上的花鸟虫鱼,全都栩栩如生。祖母作画时,小小的马践依偎在旁,如痴如醉。民族艺术的种子,这时候就根植于马践的心田上了。

浩瀚的苗岭很养人,尤其善养搞艺术的人。独特的劳作形象,坚忍的精神品质,古朴的民俗民风,苍莽的山涧林壑,兀立在劲松虬枝上的苍鹰,起落于鹃花草莽间的云雀,雨后如带的雾霭岚岚,以及响彻云霄的歌声……诸如种种,都是艺术家的灵感源泉,令他们醍醐灌顶。马践扎实的绘画艺术功底,与苗岭的“真意”完美融合,使他破茧成蝶,翩翩起舞;使他跃身上马,勇猛驰骋。

前些年,马践出了本《马践画集》,画集分

“重彩画”和“墨彩画”两部分,其“重彩画”通过线条和色彩的穿梭、晕染、变形、夸张,再现了苗族人民劳作和生活的场景,也呈现了大苗山异彩纷呈的民风民俗。而“墨彩画”,则主要通过点、线、面,通过浓墨、淡墨、色彩、色块,以及留白的濡染、浸漫、对比,再现苗族山寨民居,风光风情。

这是艺术家的笃定。

当年,柳州市床单厂艺术室相中了马践,要调他来柳州,分管文教的副县长说:“凡是回来的融水籍大学毕业生,一律不得调离大苗山!”求贤若渴的柳州市床单厂得知融水不放心,决定学习深圳,“他们不放档案,你只要愿意来,我们可以给你重新建档,工龄、资历一样给你算!”马践赶上了一个好时代。

不久,我也辞了公职来到柳州,供职于一家媒体。想不到的是,我竟会和马践同住到了一栋楼里,成了邻居。

这栋楼是柳州地区群众艺术馆的宿舍,我高中语文老师、班主任梁柯林先生,此时已是群艺馆的馆长,本身是大才子又很爱才的他,让我们无偿住进了这栋楼。虽说离市中心有点远,但对于当时工资低微的我们来说,能有这免费的居所已是最大的幸福了。

马践在床单厂上班,有时还加班,吃饭也在厂里食堂,平时难得见他一面。偶尔他那跑列车的女友休息,来看望他,他才买点菜回家做饭,也会叫我去喝两杯,一来二往我们就这样相熟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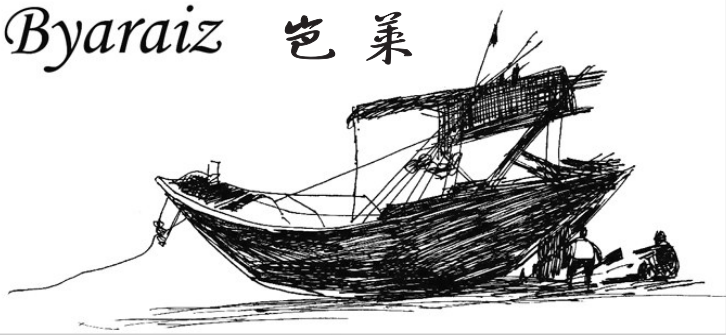
年底,我和妻子调动成功,我们就撤离了群艺馆宿舍,搬到市内某小学宿舍楼,住上了正规的两室一厅。

之后,马践也从床单厂调进了柳州市工业学校,当了老师,住进学校在社湾坳元宝山上一间老式大板房的二楼。这真是造化弄人,从元宝山出来的,又回到了元宝山,只是此元宝山非彼元宝山罢了。那里虽跻身闹市,却林荫匝地,鸟语声喧,花香袭人,仿佛世外桃源,很适合搞艺术创作。

都说“十年磨一剑”,但据我所知,马践这把剑磨了远不止十年。新世纪初,柳州市工业学校升格为柳州职业技术学院,马践也由讲师升为副教授,他的画获奖不断,成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后,又加入了中国美术家协会,之后又评上了正高级教授,成了市政协委员。此时的他,就像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一样,让我们这些朋友一谈论起他都觉得脸上有了荣光。

凡艺术,是没有顶峰的;凡艺术探索,也是没有止境的。约翰·伯格说过“一个被割断历史的民族和阶级,它自由选择和行为的权利,就不如一个始终得以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民族和阶级。”马践忠于民族,忠于艺术,那么浩瀚的苗岭,自然有他这匹骏马一任驰骋到永远。

Byaraiz 邕菜



刊头设计 柳集

走进春天

□ 碧海

一夜小雨
无声
清晨的窗外
小鸟在枝头且歌且舞
欢欣成一幅春归的图画

一缕和风
于无声处
绣女妙手般
将原野渐次明媚
无数枚鹅黄在草地招展春意
一江清流
满载烟雨
几只白鸥几圈水波

生动了东流水
生动了江岸欲隐欲现的春色

一阵蛙鼓
激越春天的脚步
朝气蓬勃地引领你和我
为不变的初心和年画般的梦想
启程

走进春天走进春天
走进一个
满怀满抱的祈愿和希望的季节
用播种与耕耘的汗水
换来多彩人生又一个崭新的年轮

寓言新编

猎

人

□ 许敏(壮族)

传说,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猎人,天上飞的逃不过他的牛皮弓箭;地上跑的躲不了他的猎枪子弹。有一次,他上山去狩猎,一只老虎从一片密林里跑过,见了他吓得趴在地上不敢动弹。由于威名远扬,连上帝都知道有他这么一个技艺高强的猎人。

一天,他路过一个河滩时,与一个独自行走的人相遇。对方知道他就是久闻大名的猎人后,问他,听说你什么猎物都能打,

那你能打到自己吗?听到这样莫名其妙的话,他心里颇为不快,反问对方凭什么要他打自己。对方笑着说,那好吧,你不打自己就打我吧,看看你的箭和子弹能不能射到我。他觉得对方是在羞辱他,于是,他让对方自己选定位置后,举起了弓箭。

可他心里有些犹豫,真是奇怪,这个人为什么要冒这样的风险来证实他的功夫?他忽然想到,能够刀枪不入的人只有上帝一个。莫非,眼前这个人就是上帝?这样一想,他把举起的弓箭又放下,问对方,你是上帝吧?对方听罢,朗声大笑,说,你不用管我是什么人,只管射箭便是。除了上帝,谁能有这样的气魄和胆量?他确信对方是上帝无疑后,丢下了手里的弓箭,站到上帝面前鞠躬赔罪。你连上帝都不敢打,还怎么打自己呢?上帝笑着说完后,转身离去。他抬起头时,早已看不见上帝的踪影。

从此,猎人幡然醒悟,努力修身养性,寻求战胜自我的秘诀,并把探索得到的经验和教训传给后人。